



ARCHITECTURAL STRUCTURES.

“底”的入侵

文 / 扬扬 摄影 / 王雅敏

融入北京的过程，也正是崔洁创作发生变化的时期——区别于之前创作中对现实图像的挪用、虚构和质疑，崔洁正在改变以往对人物的描述，将视角转向对城市景观建筑与绘画间关系的研究。

2012年是崔洁移居北京的第三个年头，此前她离开家乡上海去中国美院求学，虽然同样是离家远行，但北京显得尤为不同。

上海人习惯将北京归为“北方”的范畴——干燥的气候、迥异的饮食偏好、南辕北辙的生活习惯和另一种社交方式。融入北京的过程，也正是崔洁创作发生变化的时期——区别于之前创作中对现实图像的挪用、虚构和质疑，例如出现在月球背景前的选美小姐，行走在紫禁城之巅的宇航员等作品，崔洁正在改变以往对人物的描述，将视角转向对城市景观建筑与绘画间关系的研究。

作为一个职业艺术家，崔洁选择将创作作为一种适应另一个城市的方式——她骑车往来于住处和工作室，每天经过路边废弃的房子，周围遍布着北方司空见惯的建筑景观，这些来自日常生活的片段被她挤压到一个平面上，转换为绘画，简化为“图”和“底”的关系：“绘画是一种在画面上的规划，选择的题材就是一种空间。”在她看来，城市的规划和绘画的体系非常相近，“都是一个区域内的权力分配。绘画也是一样，在一个固定的面积里面，线条怎么分配，色彩怎么分配。”

于是，城市空间以简单的块状结构和直白的线条被崔洁勾勒出来。酒吧内景的片段和横切面相互参差，延伸至一望无际的地平线；废弃工厂的局部铺陈于充斥着电子节奏的方格图式之上……摒弃了早前艳丽的色彩，进行偏灰处理，这些图像无一例外显示出一种冷硬的氛围，完全无法从中分辨出不同城市的标志，他们只是放在哪里都模棱两可的现代城市景观。

在名为《无题》的作品里，两个具体的形象之间是他们的“复形”，“我想呈现的是这样的效果：他们的底侵入到他们的图像上。”

她以另一幅大型作品《红衫军》为例：“‘红衫军’是当时的一个资料图片，他们的边缘形成一个底，在画面上本身是属于被忽略的部分，但我把它扩张，侵入到图像之上。”

外界一致认为这些作品是崔洁的转型之作，对此她不置可否：“希望自己的想法能推进，不要停留。因为同时有很多想法，怎样把我的想法表达地更精准，另一方面，想法本身也会有更加深入，绘画不同于观念和影像，它有一定的因素在里面，技术，画家和材料之间的关系，都会影响到最终的表达。”

而想法的变化来自于她的现实生活。“一个是环境的改变，从南方到北方，杭州到北京；另一个是对绘画看法的改变。”

生于1983年的崔洁从小理想就是“当画家”：“那个时候根本不清楚画家到底是什么，小时候认为画家是头顶光环的，是被大家学习的榜样。”而被妈妈带去少年宫的画画班学连笔画，就成为她对二维形象最早的概念。

踏上专业道路后，崔洁会纠结于要画得好，这个‘好’包含技术，也包含内容。”随着在南北城市之间的迁移和生活的际遇，她也开始将“变化”置于最重要的位置：“是一种对于新视觉的探索，这个新不是一种视觉上的离奇带来的新，而是一种视觉背后逻辑的新，这种逻辑问题的变化。”

在创作之外，崔洁和大多数80后一样，上网、K歌、看片子，以及把自己打扮漂亮。她大多数的衣服都是自己设计，然后画个图，找裁缝来做。“袍子居多，穿起来舒服，还随时能出门。”对于此前为了配合某杂志而拍摄的浓妆凹造型的照片迫不及待地挥挥手，“那个完全不像我！”相比之下，她更偏好“森女风”——黑白灰，棉麻质的直身裙，配黑框眼镜。SH





-
- > 《底吞图20》// 60 x 40CM // 布面油画 // 2012
《东风北桥路口》// 50 x 110CM // 布面油画 // 2012
《办公室》// 180CM x 180CM // 布面油画 // 2012



- 1 工作室的角落，扔着一张宜家的沙发和一个北欧风格的原木色茶几，和很多艺术家一样，上面搁一套茶道器具，随时冲一壶菊花或者普洱。除了饮茶所附带的文化韵味，上海人崔洁对茶还有着质朴的需求——多喝水。相对于湿润的江南，北京的空气常常干燥得让她无所适从。
- 2 在抽屉里翻箱倒柜的时候，无意中摸出一只口罩，“每次尝试新材料都会戴，因为会有很大的味道，或者不知道会产生什么气味，戴着比较安全。”巴掌脸的崔洁，再戴个口罩，半张脸就几乎看不见了。因为跻身“半必需品”，所以崔洁偶尔也会尝试白色卫生口罩之外的各色卡通款。
- 3 由于工作室经常会停电，所以在崔洁的“必备品”中，小手电位列前茅。电池要充足，并且一定要放在随手就能摸到的地方。“这样才安心。”崔洁最怕的，莫过于专心工作，天黑都没注意到，然后突然就停了电，“有个手电会好点，没那么害怕了。”
- 4 虽然偌大的画室里堆着从画框、画布、到已完成画作等物品，但真要从中找到自己满意的九件单品，崔洁仍然显得很头大。在画室里兜兜转转几圈之后，她摸过桌上——一把平凡无奇的刮刀，给出的理由则是“平时画画只用它”：“因为它的形状已经用熟了，非常顺手，牌子什么的都一般，也不是特别金贵的。”
- 5 经常翻阅的专业画册在住处和工作室之间带进带出，对个子娇小的崔洁来说无疑是件麻烦事。“分量沉还在其次，最主要还是拿起来不方便。”于是男朋友想办法将几本画册装订起来，书脊上按了个把手，“这样当箱子一样提起来就可以了。”
- 6 画室里间中央，矗立着一个巨大的家伙——高达3米的画架是崔洁还在杭州读书时定做的。“价格大概六七百块，用得顺手，就一直没换。”从杭州到北京，画架也一路“不离不弃”。
- 7 崔洁形容自己“看书没什么分类”，随意散在沙发旁的立柱上。最喜欢的是《百年孤独》，而最近手上在看的则是《雅债》。“不知道为什么，这段时间好多做艺术的朋友都喜欢看这类书，大概艺术品在古代的流通和贩卖和现在的差别并没有太大吧。”
- 8 这件不知道它是什么颜色好的工作服上沾满了各色油彩，颇有几分“工装风”，极为符合人们对于画家工作状态的想象。崔洁并非一年四季都穿着它作画，“夏天的时候太热，就穿T恤干活。”至于工作服的替换频率，“一直穿一件，穿到穿坏为止。”



8